

大会
安全理事会Distr.
GENERALA/52/682
S/1997/894
14 November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

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第五十二年

议程项目 43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秘书长的报告

一、导 言

1. 本报告是依照大会 1996 年 12 月 17 日第 195 B 号决议提交的,其中大会请秘书长就该决议的报告进展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交报告。在该决议中大会还请秘书长每三个月就联合国阿富汗特派团(联阿特派团)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报告。已经提出过三份进展情况报告:第一份是于 1997 年 3 月 16 日(A/51/838-S/1997/240 和 Corr.1),第二份于 1997 年 6 月 16 日(A/51/929-S/1997/482),第三份是于 1997 年 9 月 17 日(A/52/358-S/1997/79)。

2. 本报告也打算履行安全理事会 1996 年 10 月 22 日第 1074(1996)号决议内所载关于将阿富汗的主要事态发展定期通报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本报告叙述第 51/195 B 号决议通过以来在阿富汗发生的主要事件,包括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态发展以及特派团的活动。报告还提请注意在纽约的活动,包括任命一名阿富汗问题秘书长特使以及召开对阿富汗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的第三次会议。

3. 1997 年 10 月,联阿特派团团长诺伯特·海因里希·霍尔先生向我表示他打算在 1997 年年底合同到期后辞职。我深为遗憾地接受了他的辞职。我要向霍

尔先生表示感激,他自从 1996 年 7 月以来为了促进阿富汗的民族和解与可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而在极艰困的情况下在阿富汗最大动乱期间一直热诚地工作。

二、阿富汗近期事态发展

A. 军事形势

4. 1997 年今年内阿富汗交战各派系之间的军事均势起伏很大。各派系激烈地争夺对阿富汗北部以及喀布尔北方通道的控制权。然而,尽管消耗了大量的外来供应的弹药和装备,牺牲了许多生命,造成了平民的流离失所,但是没有一方成功地夺得可观的土地,或者取得重大的政治优势。到 1997 年 11 月初,主要为普什图人的塔利班继续控制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但是无法夺取居民大部分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族裔群体的北方土地。

5. 阿富汗的交战方为塔利班和五党北方同盟,后者从前称为阿富汗伊斯兰民族救亡阵线。塔利班继续控制南方、西南方和东南方的大部分省份,包括喀布尔和坎大哈、赫拉特和贾拉拉巴德等城市。在各省省会马扎里沙里夫、巴米安、塔洛坎和迈马纳主持行动的北方同盟则控制了阿富汗北方和中部各省。目前同盟的成员包括:由布尔哈努丁·拉巴尼及其首席军事指挥官阿赫马德·沙·马苏德领导的 Jamiat-i-Islami;由卡里姆·卡利利领导的 Hezb-i-Wahdat;由拉希德·杜萨图姆将军和阿卜杜勒·马利克将军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由纳克·阿塞夫·莫赫塞尼领导的 Harakat-i-Islami;以及从 Hezb-i-Wahdat 分裂出来由穆罕默德·阿克巴里领导的派系。

6. 1997 年 1 月,塔利班对北方同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将同盟所控制的喀布尔以北的大部分据点横扫一空。落入塔利班手中的战略据点包括: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恰里卡尔、省会帕尔万、以及萨里伊山和古尔巴哈。塔利班还沿着戈兰德谷朝着中部的巴米安省推进,并于 2 月 2 日占领了距谢巴尔隘口以东 20 公里的帕尔万省的谢尔·阿里,该地控制往巴米安的通道,以及占领了杜萨图姆将军

所控制的北方领土。

7. 5月19日,北方同盟又受到一次打击,当时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的一名主要指挥官马利克将军发动了一次当时看起来象似拥护塔利班反抗杜萨图姆将军的叛变。马利克将军于5月24日控制了马扎里沙里夫,迫使杜萨图姆将军逃亡到土耳其避难。掌握这个机会,塔利班部队,人数估计有5 000人到10 000人,首次深入兴都库什以北的地区。大约3 000名部队推进到马扎尔,其他部队则推进到昆都士和塔哈尔两省。5月27日,穆罕默德·高斯教长率领一个塔利班代表团飞往马扎里沙里夫,同马利克将军会谈。

8. 5月27日局势反转马利克将军显然对塔利班要急速解除其部队以及Hezb-i-Wahdat人员的武装而感到震惊,所以决定再次换边,向塔利班部队发动了进攻。塔利班部队由于远离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敌众我寡、实力悬殊,在遭受重大损失后于5月28日从马扎尔撤退。马苏德指挥官利用塔利班挫败的机会,突出潘杰针谷,于5月28日切断了萨朗通道的北端。马苏德的部队收复了位于萨朗隘口南端的古尔巴哈和萨拉伊,将大约2 000名塔利班部队包围在兴都库什以北。7月间,马苏德的部队夺回了恰里卡尔和喀布尔以北的马格拉姆空军基础。这些部队最终推进到喀布尔以北20至25公里范围内,从1996年秋季以来首次将首都纳入大炮和火箭射击范围。在7、8月间的战斗期间,喀布尔时常遭受火箭、大炮和空中轰炸的袭击,许多平民被杀和受伤。

9. 9月间,又爆发若干次战斗,当时塔利班在当地帕什图人指挥官支援下,重新企图夺取马扎里沙里夫。然而,就象他们在5月间的第一次尝试一样,塔利班初步的战果经过数次反击以及塔利班一方多次变节事件之下而消失无踪。军事和平民的伤亡均很重,估计从5月以来塔利班部队被杀死或俘虏的人员有2 000人。在马扎尔以东的战斗中,双方均袭击过一个大约有7 000名流离失所的塔吉克国民居住的难民营,造成若干死伤,并在难民中引起迹近恐慌的情势。为了控制北方城市昆都士而不断地进行战斗,这个城市从1997年5月后是在塔利班或亲塔利班的独

立指挥官控制中。

10. 在中部区域,塔利班与 Hezb-i-Wahdat 派系之间继续发生零星的战斗。塔利班的飞机在 7 月和 8 月间数次贡献了巴米安。在这方面,我要提请国际社会特别注意阿富汗境内的继续战争,不仅对其人民,并且对其广大丰富的文化遗产均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举例来说,最近发生一次事件,有一个炸弹在巴米安两座大佛像的其中较大一座附近爆炸,使佛像头遭到一些损坏。

11. 在西面,在巴德吉斯省的莫尔加布河地区发生了战斗,但对前线据点没有造成什么改变。赫拉特、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等区域则普遍平静。

B. 政治形势

12. 由于战斗的持续,阿富汗的政治形势仍陷于僵局。该国族裔之间的分裂加深,又受到外界军事和政治支持的加强,从而继续阻碍为促成各派系之间政治对话所作的努力。1997 年间,无论是塔利班,或是其敌对方,似乎均未慎重考虑对冲突采取政治解决,而不是军事解决。

13. 北方同盟内部领导人问题一直未解决,也影响了政治环境。在主要为乌兹别克人的 Jumbish 运动内发生的内斗最显著,其领导人杜萨图姆将军由于其对手马利克将军在 5 月间向塔利班的短期变节而被迫流亡土耳其 4 个月。虽然马利克将军后来转过枪口反抗塔利班,帮助把后者的部队赶出马扎尔,但是杜萨图姆将军 9 月 12 日返回阿富汗,使得北方的政治形势更加不明确。这个本已复杂的领导人问题又因为新总理阿卜杜勒·拉希姆·加福扎伊 8 月间在巴米安机场坠机身亡而更为复杂了。

14. 联合国在马扎里沙里夫地区的人道主义和政治活动由于再度发生的战斗及后来的混乱情况而受到严重干扰,包括对联合国人员明显的威胁以及对联合国办公室和设备的一再劫掠。有一次,马扎尔的一些阿富汗官员误控联合国人员同塔

利班勾结,引导他们对该城的空袭,并威胁向他们报复。当地的少数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抢劫来(并且重新油漆过)的联合国车辆。我对这一切极为关注,并且极为关注马利克将军拒绝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访5月俘获的塔利班俘虏--这种情况是联合国和全体国际社会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并且多次这样告诉了马利克将军。

15. 同样受到关注的是,塔利班拒绝同整个北方同盟无先决条件地展开谈判,以及谈判他们的社会和行政做法。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他们对女童和妇女的恶劣待遇,例如不让她们拥有就业、保健和教育等权利。此外,阿富汗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地,为此目的所用的罂粟是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区种植的。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最近宣布,塔利班已经同意拟定方法和途径来消灭罂粟的种植。我真心希望塔利班将会确保这项协议得到忠实和有效地执行。

16. 塔利班在1997年重新作出努力来获得国际的承认和支持。塔利班的代表前往海外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特别是前往东亚、海湾地区和美利坚合众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府在5月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但其他国家政府则暂不决定给予法律上的承认。

17. 会员国,特别是阿富汗周围的国家,对于持续的内战继续表示关切和沮丧。尤其引起它们关注的是,长期战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在它们的邻国成立了一个极端正统派的伊斯兰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1月初举行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外交部长会议,接着于1月25日和26日举行了一次阿富汗各方会议。然而,塔利班拒绝出席在德黑兰的这次会议。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防部长于2月24日和25日在塔什干举行了会议,重申它们共同决心保卫疆界。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这一年内作出了努力,推动通过阿富汗人之间的对话来谈判解决冲突。然而,这些努力在促成会谈展开方面均毫无成果,很大部分是因为阿富汗各派系的这一方或那一方不认为这些国家都是公正不偏的调解者。

18. 1997年内外国对两边的军事支援继续不断。可靠的目击证人报告说,看

到许多架次没有标记的飞机向北方同盟的基地运送了军事物资,也有无数的卡车队向塔利班控制的领土运送武器、弹药和燃料。联合国雇员也报告说,有一次在喀布尔附近遇到数百名不明身份的外国军事训练单位。这种公然违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呼吁停止外国军事干预的决议的行为,严重破坏了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努力,帮助延长阿富汗的冲突。这些行为引起了该区域各国的怀疑和破坏了关系。

三、特派团的活动

19. 尽管 1997 年大多数时间谈判气氛不利,但联阿特派团仍坚持从事建立和平的努力。1 月 13 日至 15 日,联阿特派团团长邀请塔利班和北方同盟的代表参加,在伊斯兰堡召开了一次阿富汗人间工作组。工作组讨论了建立停火的方式,交换了俘虏,以及为达到较为可持久的和平所需要的措施。工作组又于 2 月 24 日至 26 日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议,就这些问题更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审查了关于建立信心措施的更详细建议,以及一项停火协定草案。与会者商定将这些问题提到较高一级会议作出决定。然而,由于提出了许多先决条件,所以各派系的领导人无法就举行直接会谈的方式达成协议。

20. 尽管这项倡议遭到挫败,联阿特派团仍继续同阿富汗的所有派系保持联络,并再次催促它们界定其谈判条件。然而,到 5 月初时,在阿富汗中部和西部的战事再度升级,并蔓延到北方同盟的根据地马扎里沙里夫。联阿特派团在 6 月和 7 月初战斗相对沉静的期间继续谋求谈判的新机会。5 月末有塔利班的若干高级官员和大批部队在阿富汗北部被俘虏,联阿特派团团长趁此再度展开努力,在阿富汗国外一个中立地点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两个对立集团各派一名代表出席。然而,塔利班的代表拒绝同意任何会谈,除非他们的领导人及所有的俘虏获得释放,这个条件是北方同盟不能接受的。后者则定出了它们自己的先决条件--喀布尔非军事化。

21. 虽然双方原则上同意必须以谈判方式来解决,但没有一方同意无条件的

会谈。双方还继续常用的作法,互相指控对方接受外国的军事支援,而同时断然否认它们自己对接受外援负有责任。北方同盟在与联阿特派团团长的第二轮会议期间,不再坚持喀布尔先要非军事化,但是塔利班拒绝放弃他们坚持的事项,那就是同盟先释放所俘获的俘虏。随着 9、10 月间北部地区军事行动的升级,人们再次看清楚,双方宁可谋求用它们达不到的军事“胜利”来压服对方。

22. 在 1997 年内,联阿特派团在伊斯兰堡继续同各国官员和外交官保持紧密联系,尤其是对阿富汗具有影响力的 21 国集团的各国使节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使节。联阿特派团团长还前往该区域内外各地,同关注阿富汗局势的各方面政府官员和其他各方从事交流意见。1 月 21 日至 26 日,他在塔什干、阿什哈巴德和德黑兰同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和伊朗的领导人就阿富汗局势举行了协商。他又于 6 月 18 日至 27 日在塔什干、莫斯科、华盛顿特区、巴黎、波昂和罗马同各国官员举行了会谈。在罗马,他还同前国王查希尔·沙阿及其助理举行了磋商。联阿特派团团长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官员会议时强调说,要得到邻近国家和主要大国的支持和合作才能实现民族和解与可持久的政治解决。

23. 但是阿富汗的和平,若要持久,还必须建筑在减轻阿富汗人民最迫切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基础上。正是为此理由,联合国系统、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目前正在拟定一项《阿富汗战略框架》,这是在秘书长关于向阿富汗提供紧急援助的报告(A/52/536)内提到的一个倡议。《阿富汗战略框架》建议国际社会采取一个较整体的作法,据此使联合国的政治努力与国际社会的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优先事项互为补益。在这方面,我展望联阿特派团的活动与服务阿富汗人民的联合国其他机构和方案署的活动有更大程度的综合统一。

四、联合国的活动

A. 任命特使

24. 1997年7月,我决定任命阿尔及利亚前外交部长拉赫达尔·布拉希米为我的阿富汗特使。特使的活动将与联阿特派团的活动不同,后者的任务规定是由大会第51/195 B号决议所具体规定的。我请特使从事一项任务,同关心和有关的国家 and 各方协商,然后向我提出他对于它们的立场的调查结果,以及他的建议,以作为全面审查联合国在阿富汗的建立和平活动的一部分。

25. 在纽约,特使会见了一些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阿富汗各方当时在纽约的代表。8月初,他访问了华盛顿,同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和驻华盛顿的各国外交官举行了广泛的会谈。

26. 8月14日至9月23日,特使前往阿富汗、法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从事了一次13国访问。

27. 特使访问了三个阿富汗城市--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和巴米安。在坎大哈,他会见了塔利班代理外交部长贾利勒教长、卡布尔的塔里班最高舒拉副首脑穆罕默德·哈桑教长以及坎大哈省长穆罕默德·哈桑教长。在马扎里沙里夫,他会见了阿富汗伊斯兰民族运动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将军,北方同盟新任总理阿卜杜勒·拉希姆·加福扎伊,以及 Jamiat-I-Islami 派系、Harakat-I-Islami 派系和阿克巴里先生领导的 Hezb-I-Wahdat 派系的分裂派系的代表。联阿特派团团长陪同特使出席了在阿富汗举行的所有会议。

28. 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特使受到了关注和热情的接待。阿富汗六个紧邻国家中特使访问过五个国家,在这五国中他都受到国家首脑以及外交部长的接待。在俄罗斯联邦,特使会见了副外交部长维克多·普苏瓦卢克及其他高级官员。他在沙特阿拉伯获得法赫德国王、王储阿卜杜拉和外交部长沙特·费萨尔王子的接见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的接待。在印度,他受到总理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外交部长希里·萨利姆·谢尔瓦尼及其他高级官员的接待。在日本,他受到外交部长小渊惠三的接待。特使在伦敦和巴黎会见了英法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并在罗

马获得前国王查希尔·沙阿的接见。

29. 特使在 9 月 23 日回到纽约后继续同阿富汗各方和有关各国的代表协商,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曼、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参加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外交部长。9 月 30 日,他就其出使的情况向安全理事会作了简报。

B. 对阿富汗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会议

30. 10 月 1 日,我在纽约召开了对阿富汗具有影响力的会员国的第三次会议,采用 1996 年 11 月 18 日和 1997 年 4 月 16 日所举行会议的方式。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担任会议主席。与会者有以下会员国:中国、埃及、法国、德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荷兰、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瑞典、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会议组织也参加了会议。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就他们各自的出使情况向会议作了简报。

31. 与会代表团赞同下述意见,即阿富汗局势仍然多变,对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有着严重的影响。它们中许多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坚持努力实现政治解决,并且坚持不能只因条件困难就放弃政治解决。与会代表团表示信念,任何解决方法均不能基于由任一族裔群体居主导地位,并且阿富汗必须有一个基础广泛而反映社会所有阶层观点的政府。所有代表团都表示充分支持联合国在阿富汗的努力,特别是联阿特派团所领导的建立和平活动。它们认为,联合国作为一个中立和不偏不倚的调解者,应该对阿富汗的建立和平工作起着中心作用。

32. 许多代表团强调,会员国之间必须更多的合作和协调,尤其是该区域的国家,以促进阿富汗的建立和平努力。会上普遍同意,必须解决外国干涉的问题,尤其是向各派系供应军火毫无衰减迹象的问题,这是助长阿富汗境内持续战争的关键

因素之一。

33. 与会代表团强调,阿富汗人需要表现出朝着民族和解努力去做的真正政治意愿。会上提出了一些建议,支持交战各方之间的直接会话。若干代表团对阿富汗人之间的对话或者对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主动提出了具体的会议地点,包括比什凯克和东京。

34. 与会代表团对阿富汗助长国际毒品买卖和境内的人道主义情况表示了很大的关注,更不必说因为难民涌入对邻国造成的沉重负担。会上提请特别注意严重侵害人权的情况,特别是对女童和妇女的情况。许多代表团谈到因地雷造成人民受苦所带来的惊人代价,以及需要为排雷作出更多努力。与会代表团殷切地认识到国际社会需要随时准备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立即帮助阿富汗重建。会上认为,联合国的建立和平活动应该与其人道主义救济和重建活动紧密协调。

35. 会议后,特使和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在纽约召开了一系列的非正式小组集会,成员包括阿富汗紧邻国家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到目前为止,一组由中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美利坚合众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八个国家组成的小组举行过三次会议。会议目的是提供这些国家一个机会,以小组形式举行会议,就阿富汗问题的外部方面问题坦诚交换意见。代表们讨论了各种方法来使交战各方回到谈判桌上,以及有效地和公平地抑止武器的流入阿富汗。

五、意见和结论

36. 阿富汗曾经是超级大国争霸的热点,现在已经成为典型的冷战后区域性和族裔冲突的地区,对这个地区各大国不再认为具有涉足的战略好处。这个地区甚至已经变为几乎不存在负责任的地方政治当局、更不必说存在一个中央政府的地区。这大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国际上为使该国恢复和平所一再作出的尝试均毫无结

果。

37. 自从 1990 年代初期以来,阿富汗的各派系和军阀未能表现出意愿,超脱于狭窄的派系利益之外,而开始为民族和解一道努力。联合国在 1980 年代末期成功地作出调解,使外国部队撤出阿富汗。但是虽然纳吉布拉政权已准备将权力交给一个基础广泛的过渡机制,然而,圣战者各派系无法在自身之间商定组成这一机制的方式。它们的歧见升级,于 1992 年 4 月纳吉布拉政权崩溃时达到顶点,使喀布尔陷入混乱和流血之中。此后,局势只有越来越坏。

38. 即使到目前,阿富汗各方还是似乎决心战斗到底,而境外各国则继续向他们在阿富汗境内的各自附庸提供物资、财政及其他方面的援助。在这同时,虽然对阿富汗具有潜在影响力的那些大国最近已经开始表示关心,但它们尚未表现出要推动局势前进的必要程度决心。

39. 在这种情况下,若以为能够实现和平,这是幻想。这些派系领导人既然决心战斗到底,并且从国外支持者那里拿到似乎无限量的武器供应,则如何能够把和平强加给它们呢?正是这种境外的一些国家给予的继续援助--再加上没有直接参与的其他国家的漠不关心--加强了阿富汗的军阀和派系的信心,那就是他们能够用武力来实现他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目标。

阿富汗人的责任

40. 或许可以理解,阿富汗人对于一再地未能终止他们的冲突,不情愿接受这是他们的责任。尽管如此,阿富汗人民不能简单地互相推诿他们的国家遭受悲剧的责任。即使他们是从国外获得了帮助,但是互相战斗的还是阿富汗人自己。当--也只有当--他们真正希望和平并且开始严肃努力争取和平时,和平才有可能。

41. 令我很遗憾的是,阿富汗各派系到目前为止均未证明它们愿意放下武器,同联合国合作争取和平。确切地说,每一方都宣称它随时准备同联合国一道工作,并指控另一方或多方要为战斗的持续单独负责。然而,在任何一刻,总是最少有一

方以为它能取得压制对方的军事胜利,从而打断了谈判停火的努力,并且只有在军事局势反转,使其感受到威胁时才表示愿意妥协。在这同时,在该国境内和境外总是存在一些趁火打劫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持续下去,而不是解决,才会有利;这是一种典型的情况,使军阀、走私者、恐怖份子、贩毒者及其他人员能在冲突中渔利。如果恢复了和平、法律和秩序,他们将毫无所获。

外国干涉

42. 对于向阿富汗交战各方提供援助的主要国外方面来说,也存在着同样情况。它们全都热烈地宣称它们支持联合国创造和平的努力,但在这同时,它们继续向它们所支持的派系大批地供应武器、金钱及其他供应品,而为冲突煽风点火。这些国家众口一声地谴责“外国干涉”,但又很快地补充说,武器只是运送给“另一方”。

43. 这些境外的参与者对于继续支援它们各自的阿富汗附庸,或许有它们自身的理由,但是它们必须对加重阿富汗的流血冲突负责。它们也必须对制造战火负责;它们应该认识到,这种战火不可能无限期地局限于阿富汗。事实上,战火已经蔓延到阿富汗疆界以外,以恐怖主义、盗劫、贩毒、难民潮等形式以及日益增加的族裔和宗派紧张情况,而对该区域及其他地方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44. 从境外得到的武器及其他物资的供应,为阿富汗境内的继续战斗提供了必不可少本钱。根据到目前为止所收集到的证据,很显然,目前正有大量制造战争的物资进入阿富汗。阿富汗的交战各派系只靠使用“苏联部队留下来的武器和弹药”就能够维持目前水平的战斗,这个论点很难接受。这些阿富汗派系凭着他们有限的财政能力,而能够从黑市采购到巨量的武器,并且靠自己的力量偷运到阿富汗境内,这种说法也是不足信的。

解决冲突的国际框架

45. 武器供应没有消减迹象,而有关国家似乎处理这个冲突所用的方式又多种多样,这使我深信,要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外部方面情况,就必须制定一个坚实的国际框架。这一框架将为阿富汗的邻国及其他国家提供一个机会,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来讨论外国干涉问题。主要的目的将是就这些国家如何能够帮助联合国促使阿富汗各方走到谈判桌前的问题进行辩论,包括辩论用什么有效和公平的方法来阻止武器及其他制造战争的物资流入阿富汗。这些国家还应该通过联合国协调它们各自的和平倡议,从而找出一个统一言论的方法。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向阿富汗人发出关于国际社会立意要在阿富汗实现和平以及交战各派系再不能仰赖外部支援的信息。

46. 抑制武器流入阿富汗的一个方式将是实施一项有效的武器禁运。虽然这种禁运不应该成为本身就是目的,不过联合国和会员国必须就如何能以公平和可核查的方式实施一项强制性武器禁运,从事初步研究。如果这一禁运的估计费用证明太高的话,就必须找出其他的方式来终止,或最少大量减少向交战各派系供应武器及其他物资的情况。一个可能做法将是由有关各国自己采取自愿性、单方面但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尽可能地停止向阿富汗供应指定名单上的物品。当然,这样做必须不使任何集团得到好处或优势。

47. 在纽约举行的对阿富汗具有影响力国家(“21 国集团”)会议,以及紧邻国家和其他国家(“8 国集团”)会议是我在这方面努力的一部分。在我的特使参与下,我将继续召开阿富汗邻国及其他对阿富汗具有影响力国家的代表的非正式会议。这些集团的组成和数目将保持灵活。

48. 此外,我展望着出席于 12 月 9 日至 11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高峰会议。我非常希望伊斯兰会议组织及其成员们将会利用这个机会全体一致地通过一项拥护阿富汗和平的有力决定。

阿富汗人间会谈

49. 与此平行,我打算通过联阿特派团,并在联合国总部保持同交战各方的紧密联系,以及同其他有影响力的阿富汗个人和组织保持紧密联系,以便为阿富汗人之间的对话打好基础。这种对话如果实现,首先应将目标集中在停火,接下来是政治谈判,以导致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代表性政府。不用说,这一政府如要大家接受,就应该反映该国境内所有主要社会、政治和宗教阶层的利益。在这方面我注意到若干会员国已经主动提出愿意担任这一对话的东道国。

50. 希望停火以及开始对话--或甚至仅仅是对话的前景--会有助于创造其自己的势头,并在一段时间后,使任何一方均难以恢复战争。还希望停火和会谈将会对一些阿富汗群体和个人动员阿富汗拥护和平舆论的努力提供冲力。

联阿特派团的活动

51. 联阿特派团将继续在联合国从事制造阿富汗和平的活动方面起着主要作用。我认为,联阿特派团目前的结构、组成和兵力应该暂时保持不变。这并不排除以下可能性,那就是在商定了停火及其他措施后,或许会需要更多的人员。但这也不预先判断下文第 56 段所提到的问题。

52. 特派团将保持在伊斯兰堡的临时总部,直到条件允许返回喀布尔为止。在这同时,我打算探索是否有可能在土库曼斯坦开设一个小型办事处,以便提高联阿特派团收集情报和进行联络的能力,尤其是同那些因为联阿特派团临时总部位于伊斯兰堡而使它们有困难的各方联络。

结论

53. 如本报告前面各节所述,尽管联合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要在该国交战各派系之间中介和平,但是阿富汗的实现和平解决仍然难以捉摸。在这同时,阿富汗的内战继续在人命和苦难及物资破坏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们正在亲眼见到一场似乎无休无止的史无前例的悲剧,阿富汗人民对和平的渴望被其领导人和军

阀们出于自私的野心和权力的欲望而有系统地和继续不断地加以背叛。

54. 在早先的报告内我注意到,阿富汗各方及其境外的支持者虽然继续谋求军事解决,但还是时常声称它们支持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呼吁和平解决的那些决议。很遗憾地,它们的行动很少似乎是出于想要对落实这些决议作出贡献的动机。同样地,令人沮丧的是,除了少许例外以外,整个国际社会对于采取具体措施,抑制阿富汗各方及其境外支持者谋求达到其战争目标和目的,只表现出有限度的兴趣。

55. 毫无疑问,该区域内的一些政府如果决定做的话,它们就处于有利的地位,可鼓励阿富汗各方克服它们的歧见,谋求和平解决。然而,也很清楚,只要这些政府选择不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法动用它们对各方的影响力的话,则我的代表不论如何地热诚和干练,他们的努力都不足于使阿富汗实现和平。令人伤心的是,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在阿富汗的作用除了为全体国际社会的不行动--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找寻脱身的借口以外,也多不到那里去。

56. 过去数年来,由于能够决定性地对和平解决冲突作出贡献的那些国家政府方面缺乏任何积极的迹象表示态度上已有基本的改变,所以要为联合国的继续和平努力及其所附的费用找出理由依据,已经日益困难了。不过,最近我已经有点感到鼓励,因为一些国家开始互相讨论采取实际的措施来说服阿富汗各方展开认真的谈判,从而对阿富汗局势表现出注意力已在日渐增加。但是,各国政府还需以更大的团结感来作出努力,以便使联合国所带头进行的和平努力会有合乎实际的成功机会。

57. 我将继续随时通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谋求阿富汗停火以及最终谈判解决的各种事态发展,包括对局势有正面或负面影响的会员国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拉赫达尔·布拉希米先生,他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是本报告的依据。也要感谢联阿特派团团长诺伯特·霍尔先生及其工作人员,他们以最高程度的忠诚和专业精神继续从事着他们的艰苦任务。

A/52/682
S/1997/894
Chinese
Page 16

- - - - -